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

明　徐紘　撰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誌銘

陳　璉

公諱貿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季有仕於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

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諂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頼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刻剥殘忍公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卒給衣糧從之家雖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顔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彦舉皆聞風來歸及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

月平章廖公永忠叅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
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上嘉公忠誠名至慰勞再三
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斷事
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
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奉議大夫
尤慎於刑獄盡哀矜之情致淑問之頌寛猛適中為上
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念厥地素重號稱難
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即拜公浙江行省

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為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䘏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於上天子念公老名還致政於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上益重之八年已卯冬十月復起為靖江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敕奬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上可其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中

官屬宴餞於江之滸人莫不以為榮後王坐事去國公
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
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於元
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
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
布山之源祖廣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父熙春累
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祖妣孔氏贈淑
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氏次石氏俱贈夫人

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學識優長隱德弗耀子四人恒震
復熈皆知學好禮惟復有詩名孫男四人公瑾公瑜公
瓛公玖女三人孫女二人次第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即
震也於戲自元綱解組海宇共爭乘時起者莫不剥下
自封樹威肆毒少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
以及於衆視彼之暴豈直相千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
來歸者鮮克有終惟公踐歷中外官至卿相忠義著朝
廷聲名滿天下勲垂竹帛德在人心五福備膺子孫蕃

行非先世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是哉銘曰巍
巍李公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
好賢誠出肺腑聖明御歴威讋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
歸帝嘉厥誠錫以禄秩尋陞秩官克殫忠赤後叅大政
於浙之中威德交敷聲聞上聽致仕於朝出於寵渥時
有數陳多所裨益逮居相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此志
則完之身云亡之德弗替慶流綿綿式延後裔清秀之
里布山之阡勒銘貞石垂美萬年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　胡廣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於阡將無以昭著先德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生諱壽昌字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子勝避地廬陵之鄉因成家焉七世祖宋貲政殿學士忠簡公銓銓子泳宋右承務郎泳次子渠宋兵部尚書渠子煌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子敬之宋修職郎又徙吉水之大州子諱震龍字起晦宋宣義郎子洪

範宋國學上舍生先公曾祖也祖諱元吉字鼎亨究極羣經不樂仕進急義好施以德行稱考諱崧字彌高號貫齋博士有隱德嘗一試於有司輒就引退探索至奥以造其成妣夫人韋氏有賢行先是未有子嘗禱於神大父夢巨星墜於舍已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稍長端重如成人大父尤鍾愛從寵元同先生受學於郡城事師為學日謹不懈深為寵先生重寵先生没再學於莘樂吳先生卒業於門先生尤

篤愛事親至孝親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相繼沒力疾以營喪塟撫諸兄弟娣長為畢婚嫁元末兵亂避於洪歲壬寅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偽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衆從征吉水反奔回新淦王師追之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為從賊欲盡戮之先公言於軍師曰此良民也非從賊者不可殺軍師愕曰有是哉訊之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為郡文學闕

春詔入京試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八明日召
廷對遣大史奏文星見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為監察御
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
家大事莫先於建都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
險固田壤之膏腴光嶽之氣全寒暑之候正自昔成周
漢唐得以措社稷於悠久者也天下可為都者凡四河
東地勢高厚跨有西北控制藩漢堯嘗都之然其地隘
塞下梁北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

險阻可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遷之矣然嵩邙諸山何若殽函終南之險瀍澗伊洛之水何若涇渭灞滻之雄故得天地之中據華夏之要莫關中若也可以永郊廟之享可以綿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以居重而馭輕可以强本而弱支可以頓天下之兵可以聳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居外而制中者難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陛下也夫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帿襟陛下肇基於此中

國迎刃而解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宋齊梁陳得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中原有人也中原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下符民望願移江上之龍輿永鎮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之事固將次第言之而獨以此為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王創業於悠久莫不以建都為重故敢首以為言惟陛下圖之書奏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

先公與御史王子啟被名入對稱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先公儀表魁岸及陛辭太祖顧謂曰真可懾服蠻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撫察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録囚有疑獄必平反之恒語吏曰人死罪不復更生罪尚當無憾不當則負冤無窮嘗求其當恐猶失之過况不求乎由是所活者多時征税失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為額先公監處視舊獨無增廉使舉他郡例為言且恐併得罪先公曰實無增有罪吾獨當之不敢

虛羨以病民後亦無事民竞受惠融州真仙岩多碑刻見元祐黨人碑尚存即擊碎之六年調知彭州初灌縣都江堰自秦李冰為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畝歷代相沿修治兵亂堰廢民不得耕田野荒蕪先公以修堰興水利為言達諸省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不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辭剴切轉聞於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木萬五千有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縛長木為三脚架鋭

上而濶下束短木於其腰戴以竹筏堅置於江口水中表裏二重大小九十餘坐復架長木於横木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揺却立順水木於三脚架外又排立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簟苴以萑葦實以沙土牐斷江流乃用工淘洗積汙以竹編籠狀若長蛇凡千三百餘實以沙石包護堰岸重疊三層以分水勢前高後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横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三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貫穿聯繫使無沖決修築

都江及水釣魚大石門侍郎口寶瓶口顏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八又作護水堤二里修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都田畝充足公私皆喜前代修堰鑿石甃瑊欲其固練油灰膠其縫冶鐵扃鍵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之衝以鐵為巨柞交糸於鐵柱之上春夏水泛旋見衝決然糜費錢粮至動以萬計先公計於每歲隙水涸之時如前修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沾水利者亦樂於趨事為文記之後一守先公之法又

修彭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居民炊饌取水於千里外朝夕壓苦及是堰成引水旋注鑿井即生水民免負汲之勞四名流通勸其開墾教以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暨後歲增數倍兵荒州多暴骨命徧収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上為政三年專務徳化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不驚及將去鵲羣噪連日九年陞延平府吏有不撿者望風遁去比

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厥後有淫祠前居者數見有怪
避舍別所或以為言先公曰非祀典神何得處此遂毀
其祠室而居之絶其妖妄作興學校修先賢祠表章延
平李先生之學奬勵生徒多底於成甫期年百廢具舉
奸蠹屏迹治化大行會有大星墜闇光芒照室家人咸
驚已而棄諸孤實丁巳夏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
五先是偶得疾日視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
尚存豈宜自逸翊日坐廳事署案畢舉手告同僚曰令

日與公等永訣矣言訖而終同僚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息為具棺殯斂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於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墓側團如車蓋覆於墓人以為陰德所至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公之嫡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即華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宦族太夫人生二男四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榮次

適徐宗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穆導穗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裔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動必由禮雖一飯未嘗不敬對人無疾言遽色有犯不較重義樂施甚於嗜欲有孤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士宦所至多恵愛凡有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賔容服食無華靡取適可而止歷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遠胸襟灑然無所凝滞與人言惟以忠孝廉

讓惇厚誠敬為先故當言路傾竭不諱歷揚風紀持憲
公平典領州郡盡心撫字懇懇愛恤吏感於德民懷於
仁棄諸孤之日無一毫長物惟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
營衣食有文集詩集若干卷行世小子廣生一月先公
宦遊不幸七年而孤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
自立不能顯揚先德今幸際遇聖明竊禄於朝荷天子
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考先
公德行其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槩以揭於阡庶後世

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感於斯焉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禕

鄭緝

大明受天命掃除羣雄奄有區夏元主既遠遯於漠北獨其梁王巴圖時猶據守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衆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竟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見梁王諭曰大明受命

統一疆宇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言頗駭懼欲降會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怒責梁王使速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祚我明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誓為國死終不為若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

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任為成都府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因訪其諱所製神主以歸將奉公之遺衣冠以𦵏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孫稔始即青岩里象鼻岡奉公之神主𦵏焉遵父命也公諱褘字子充金華義烏人祖炎澤考良玉皆仕元為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公溍其為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大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

甚悅即處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為同知南康府事及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為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兩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散百不存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莽

剔瓦礫以建府署撫摩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祗禮其士之賢而廩餼之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以安集民至於今思之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史職雅擅其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為多及教大本堂尤盡開導之益上每召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於人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岩危素諤勒哲圖等雅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

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學問深粹博覽經籍無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閎偉卓然鮮儷盖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為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已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遏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在人心其行實在國史而孫復欲有以表揭於阡者亦孝子孝孫不忘其

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綬早世紳仕為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穰稌稔稚女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叙其大者於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博士王君墓誌銘　　　鄒緝

君諱紳字仲縉姓王氏婺之義烏人其先本太原祁人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彥超者始自會稽徙義烏宋時有諱固者嘗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第為固陽令以卒邑之有科第蓋自固始也南渡後復有

典方州積階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子孫自是世爲仕宦家君曾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祖良玉常山儒學教諭考禕博學有文行最爲世所推重國初由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潼州二府名修元史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以節死妣何氏君幼孤鞠於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遊宋公教以爲文章即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人意表

宋公極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為不可及然君不自以為足益搜閲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居家事親孝與兄相友愛母病奉湯藥未嘗去左右夜卧衣不解帶及母卒哀毁不能勝未幾其兄又殁君煢然單居然君學問亦遂成名聲籍籍於人矣洪武辛未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有稱於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見之喜甚謂長史黄友義曰王徵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為館

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為成都府文學使得朝夕見君
念待制公死節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於王乞往求遺
殖王憫其情許之為資給其行既至訪其所在不可得
哭泣悲哀不能置洒作真陽慟哭記以述其志既還蜀
王復賜以冠服及帶所以禮遇之者益至蜀人以君受
王知遇之厚皆相愛慕自藩閫諸司大臣無不敬禮者
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史黃凱復以文行
共薦君君遂入拜國子博士其時四方賢士皆來集京

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處其文章益工而名日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幸以疾卒於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修潔性寛厚善於取友有與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與之較常曰吾於坦懷接物虛巳納人庶幾有焉所奉素儉薄居家亦無所矜飭酷嗜著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詠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憊力疲而猶未巳也為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

家法尤善為五言詩冲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所居四壁
蕭然無華靡玩好之物惟經籍滿架而已娶丁氏曹氏
子男四人穆稌稔稚女一人孫男一人淵君既卒之明
年三月稔以君之喪歸葬義烏之崇德鄉青岩里象鼻
岡又明年復狀君之行來請銘余與君交既厚而相知
為尤深每與君聚會極論天下士未嘗不慨然興嘆知
君之所志遠盖所謂磊落奇士也惜其壽不及中年而
遽止於此可哀也君所著詩文有繼志齋集三十卷平

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衆或以事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為君發其幽光者然則非余其誰銘銘曰學足以嗣其先仕足以行已志有昭此立百世之遺

吳尚書傳　李應禎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為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

年改陜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為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上重其才即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往使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寘頑不從興師

未晚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刼降逼令變服改裝往見公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勑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命収其骸骨送

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潵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而許潵為國子生潵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公四子其季裦永樂初由歲貢生除交阯安遠縣知縣令曽孫曰志高玄孫曰鳳翔家益貧不振應禎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犂為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益貧故不祭掃者已久莫

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則與家藏誥命及遺書俱燬於火矣為之嘆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為人於學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為詳重其伏節死又可以為世道之勸輒書而為傳後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一

明　徐紘　撰

參贊軍務高巍傳

失　名

高巍山西遼州五指里人也性倜儻尚志節事二親以至孝聞洪武十五年壬戌願入太學為時效用十七年甲子詔旌表巍孝行之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乙卯秋八月上䟽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

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是年以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都司關朔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役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夏五月宮軍晏駕建文君受遺詔登位巍上表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之類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臣靈於萬物者今我皇上龍飛九五鳳歷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懽忻踴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聖詔頒告臣民

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
以代理萬幾之榮天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
伏惟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
宗伯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
漢唐之陋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於千萬年也
微臣才力疎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聖代宏軌之遠
末復引大雅下武之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
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于萬斯年不遐有佐

以寓忠愛之誠次年為建文元年巍上書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求賢舉巍禮送京師吏部引奏以巍為戍闕翔仍發還本所先是太祖封建諸王分封秦楚燕齊湘究寧遼谷代慶肅諸地巍慮地大難制上書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若曰臣借漢為喻昔漢高帝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强秦滅暴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已遂大封同姓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

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漢高祖遠慮莫不欲禦四夷而藩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可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瘇一股之大幾於要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嘆其欲削弱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頼文帝寛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强悍不臣之心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而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謡以累文帝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

後景帝寛厚不如乃考又遇鼂錯恃才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涉遮説淆澠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鼂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太祖皇帝遭元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蔓刈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服海外之國三

皇五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雖因天與人歸實頼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支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於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陜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開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良馬屈産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

將者也地近漠北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凉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織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及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西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濟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

皆分封過當然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吳楚潭湘

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殽美味命使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

者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内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其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骨肉之患人身之腹心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吾體命良醫而修妙藥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强盛故以脛腰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方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臓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臓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

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諺曰家不和而鄰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言舉斯心加諸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是年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太宗不自安舉兵靖難巍後上疏言臣聞成周之時管蔡監殷以叛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二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心

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後而滅絶之其初豈不欲二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東山破斧之詩可見矣今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蕞爾一隅之小國固易破也今我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皇上之軍民以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戒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

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雠敎之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王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蓋自古用兵闕

酈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修咫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齊之素志惟在我皇上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䟽入差充叅贊北征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巍以為可説而下也詣北軍上書言臣聞世之所謂

丈夫者蓋以其能為國家排難解分上足以安國家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邀利干譽之私爾臣樗櫟朽材年近桑榆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内有飽煖之樂外無擾竊之虞感荷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房之為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内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頼我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翅考妣莫不願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内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親藩二帝三王之治指日可待此萬世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令在朝諸臣丈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北平如反掌擒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

能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
投願效一策葢以為一二人之慾而傾覆百萬億之生
靈露宿風眠被堅執鋭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人之子
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是豈
仁智者之為哉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
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世
之幸也臣所以得奉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
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皇帝生當殞

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皇帝乘天下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羣雄斂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中外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禍患其神謀聖算為天下子孫萬年之慮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

帝聖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即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觧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如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檄逺邇大舆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

以誅晁錯為名也臣獨以為不然殿下欲伸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雖然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臣愚過慮恐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吳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未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

有一馬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乘戰西伐馬無定足殆亦疲矣况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盖軍將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

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今大王惟當以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寛宥大王擅興兵甲軍民將士脅從之罪用修親親之好則天意順人心和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永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甘無慼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日月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强而為此僥倖不可之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太祖皇帝

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
國之義有逕庭矣雖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
以殿下不無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故中大王之計
後世公論之士以太王為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萬世
於是時也追復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而審
處焉書上弗聽巍又假周公之説援引詩書反復數千
言若曰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
周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

修使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
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我朝基業
同周室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
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
始終之說言之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
久蒙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況者朝廷勉勵風俗於
洪武十七年巳旌表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
孝子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

露忠膽大陳義理之辭惟願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講解數四終弗聽巍復歸景隆軍上長征四十二韻景隆兵劉駐德州出師敗績巍遂與督餉叅政鐵鉉南行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與徐將軍盛總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協同固守濟南辛巳夏五月靖難師攻圍濟南不下越三

月圍解北兵敗而北捷聞會宴於水心亭巍為賦詠以紀其事既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北兵復長驅未幾渡江克金川門太宗即真巍聞自經於驛舍贊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安平君以一日復之魯仲連天下士也當時諸侯皆莫能用卒蹈東海齎志以殁天下事幸不幸焉而已雖然靖難之興天固有以啟之豈謀臣智士所能遏耶

鐵石鼎傳　　宋端儀

鐵石鼎名鉉鄧州豊和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過倫既入
國學聲聞益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高廟
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石鼎凡法司有
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叅政二
年乙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掛印充北
征大将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西河南山東
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村
壩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於白溝河北兵乘勝

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叅賛遼州人高巍並轡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及檢校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固守堅不肯下攻圍三月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幾擒獲其巨寇之尤奸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捷音既聞使使賫以金幣并誥封三世其父仲名母薛氏年皆八十生膺寵命當世榮之時

李景隆以敗軍名還命歷城侯盛庸掛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錫宴餽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拜兵部尚書參佐盛庸凡運籌策印軍政會粮草主將多倚藉之北兵既襲取滄州以十月晦擒帥臣徐凱復來攻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邢博間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夾河還戰藁城遂畧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直抵靈壁北兵副將陳揮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連敗績

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故老相傳云鉉俘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缺時年三十七十月十七日也男福安年十二三發充河池千戶所軍

曹國公傳　　宋端儀

曹國公名景隆字闕先世家泗州盱眙縣祖父禎駙馬都尉尚曹國長公主父文忠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年四十六卒景隆洪武十九年襲父爵初文忠以武功佐高廟成大業酷好文事景

隆少小即使之讀書友儒生而景隆亦謙讓好修禮賢下士不為近臣貴戚之嗜好嘗手録御書體爾禰祖忠孝不息之訓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直為文發揮之當時非惟老臣宿將歸心而韋布士若天台林右輩皆樂與上下其論偉然為一時儒將文廟時藩國舉靖難之師既執北平都指揮謝貴及布政使張昺闕

兵出近郊廷臣齊泰黄子澄張紞等益畫興兵之策僉謂六軍宿將

親而且賢無踰景隆乃命景隆掛北征大將軍印賜通天犀帶即日推輪送之江滸時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松潘忠甯忠顧成都指揮平安駙馬都尉李堅及徐凱李文陳暉等皆屬景隆軍景隆帥衆濟江涉豐沛之墟進屯德州檄山東山西河南三路供餉是年八月漸移北地前鋒將楊松等敗績於雄縣耿東文敗績於滹沱河吳高所統遼東兵亦敗績於永平十月景隆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

村壩等處明年四月整師再進仍號百萬又敗績於白溝河景隆與督餉叅政鐵鉉退保濟南時鉉備禦有策北兵攻圍三月走襲滄州於是召景隆歸京師以盛庸代總大兵陳暉等副之而命鉉為兵部尚書叅佐軍事景隆既還居位如故北兵臨江急命景隆輔潭王守金川門文廟至景隆等開門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禄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賞銀四百兩綵緞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命充重
修高廟實録都總裁官

忠誠伯茹公言行録　　　　　　　失名

茹瑺字闕　湖廣衡山縣人由國子生歴仕洪武建文
間官至兵部尚書加授奉天翊運守正文官特進榮禄
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禄一千石
致仕於家

公受制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以目前居官有

效者指示而激勸之如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户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官乃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行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羣職之上惟夙夜在公而已所以其家稅粮不供差徭不役有司吏卒無有登門者其各家祖父伯叔年高者朝涉田園以為樂撫兒孫以為懽或有居市者隨其所以而遂其情上無科差之擾下無隣里相欺之患如此指示諭之

封忠誠伯券文曰咨爾兵部尚書茹瑺威儀山立器宇淵深執德不回秉心無競昔受知於太祖遂列位於上卿三至納言夙夜惟允一魁御史栢府生風既輔青宮又領司馬二十餘年恩寵如一是以太祖有内外一人之語朝廷有中流砥柱之褒而卿能特立自持念太祖恩澤之在躬以社稷安危為已任非仁義不談以忠亮自守推誠竭力品物咸熙令聞著昭於四方乃心惟在於王室爰加爾績簡在朕心

南方以衡嶽為宗衡嶽鍾靈篤生茹公由胄監而登顯職以文臣而封伯爵夙夜在公及其告老而歸優游衡嶽餘十五年是固我祖宗保全功臣而亦茹公明哲保身所致也

公幼時嘗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看看遍地生塵草丈夫馬事一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及謝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荷聖恩寬才微愧食千鍾粟位重叨承一品官帝命歸來全出處神靈

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睨節清風耐歳寒（並衡山郷）賢錄

國朝著令中外文武大小百職事服勤在官者賜復其家有年矣而行能卓異簡在帝心者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税悉蠲之盛哉前事未有於是左通政茹瑺家衡山若叔君美兄珍弟瑛三人者感恩不遠湖江數千里詣闕謝馬上嘉其知德所自也温慰至再且謂爾楚有人矣今年春正月陛辭復賜中楮為錠者十仍敇光禄

賜内法三尊筵三几偕瑺齋詣其門以飲餞之斯殊渥也真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瑺愧予早失怙恃自鼔筐賢闕侍從上前逮進今官曾何涓埃少補惟先子素心教育期事揚顯訖賫志以没而故有譜牒亦干兵燹叔父來告以厥故幸充記憶封始祖金紫光禄大夫者其子從正令今衡山即仕為家至瑺兄弟六世矣

茹氏諸老薰香乎儒林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天

朝幸哉皇上覃恩所曁美翁之來家乘記憶之得皆非偶然者並劉三吾文集

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瑺薦公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曾棨撰節愍陳公治墓志銘

惟公衡嶽英華聖朝良弼器宇淵深威儀玉立當洪武之初年領黄門之要職受知遇於高皇端表率於百辟烏府青宫屢著茂勛銀臺司馬益隆嘉績名輔重調燮之寄伯爵位人臣之極非仁義而不談以忠亮而自執

令聞昭著於四方乃心惟在於王室内外一人之語既被奬於綸音中流砥柱之褒亦見収於史筆全壽考於令終等明哲於古昔

都御史謝綆祭文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一

明名臣琬琰錄卷十二

明　徐紘　撰

司業劉公言行錄　　尹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國初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絶人年五歲誦書日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因命為題公應口

成一絶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作文手為皸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遊南昌時善賦者稱干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為先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曰吾無勞於國而有困命吾不為也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捷者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蕩覆避地累歳無以為生會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公

以經明行修薦名見奉天殿拜兵部職方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征糧鎮江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公歸奏之令與民無異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來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水凍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凡四閲月以訖事聞在兵部凡三載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公持憲綱静以臨之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訊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為當

罪而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毋以差役涸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興縣學之側以宛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設走遞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為政裁畫有方率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寅惟清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勑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禎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鎮襲封誥詞宋學士景濂嘗觀

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將仕郎陸某以察為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失五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進見見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得疾遽卒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怪其倏老朕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

遣御史唐壽諭祭其文首曰卿有學有行嗚呼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廪易得白金九十两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行於世（並劉埜撰行狀）

洪武初為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每夜焚一燈坐一榻讀書五鼓即起視事時當兵革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務寬厚以存大體民甚賴之（大明一統志）

尹直贊曰世否則匿世治乃興歷司兵署憲副北平孤燈樊衾孰如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特贊

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寧國府知府陳公言行録　　尹直

陳瓘字同故江西廬陵人國初仕至寧國知府公幼孤事母孝既冠睹元綱目壞冦盜蜂起遂募義勇保障一鄉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强禮致公與俱至九江睹陳氏不足有為去之甲辰春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力陳救亂安民之説悉見聽納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陞禮

部郎中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北征公賛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百廢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朝廷取其户帖一事行之天下

宣城民田濱江化城等十六圩故隄峻薄遇衝決則水

傷禾稼歲以為患公親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於今頼之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有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獘耳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實而獘亦革有强盗四十八人以刼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挻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俱死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為治務寬厚崇禮教三年政化
行馬既得代民不忍舍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讓
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
公秉行清介重義輕利洪武四年以謁告歸省被名至
京師未復命卒於旅次年四十有七 並楊士奇撰墓碑
尹直贊曰傳哉陳侯蚤負鉅志遭時孔棘莫我敢置謝
天所與曰予攸歸軍門獻策撥亂濟時惟聖嘉納擢置
幙府有才有識裨文贊武出守圻郡視民如傷蘇疲興

學百廢具張政化大行民弗忍釋代者鑒觀守而勿失

吏部尚書張公言行録　　尹直

張紞字昭季號鶪菴陜西西安府富平縣人洪武末仕至吏部尚書死節

鶪菴以明經舉歴官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尋陞本司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條格祀神之壇祠公署之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一一皆所規定民夷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考其功能

為天下第一深見奬諭還仕三十一年陞吏部尚書三十五年聞靖難之師入金川門自經於吏部之後堂此傳不知何人作楊都憲叔璣嘗録張公行移一冊卷末附録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彰所作也近得此傳僅半幅而不全篇首僅著其姓字與鄉里篇末僅著其死節之所聞其遺文亦多是雲南所作雄健簡直類其為人而深恨不見其全往歲曾託友人楊一清訪而求之近令寂無所報今特録其不全者奉去一覽尚書喬新回尹直書簡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文貞策書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謇齋瑣綴

尹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百廢其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課最第一進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非難靖難師至智力以殫自經自

靖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顔

侍中黄公言行録　　　尹直

黄觀字瀾伯一字尚賔直隸貴池縣人進士第一洪武末歴官禮部侍中死節

觀洪武辛未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死於忠舉家溺死池州府志忠臣類京畿解元

嘗觀人之為學平居無事坐言其志曰我欲為忠臣為孝子及臨利害遇事變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學君

子則不然必欲得於已而後行於人行於近而後行於遠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於寡妻正謂是歟前禮部侍中池郡黄觀早讀聖賢書學聖賢道擢魁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於已行於人者有素一旦我太宗文皇帝舉仁義之師肅清内難後受億兆推戴以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之遇畧不計其後來之榮寧赴江流葬魚腹非所學有得而舍生取義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亦投秦淮

而沒而非身能行道而行於妻子者又能然哉弟恐史官諱忌不書使其一門忠節將日泯焉無聞惟閣下生觀之郡覩觀之儀詳觀之事宜作傳一通以補郡志闕畧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之義不明有及哉昔張廵之死韓愈得于嵩之言於張籍而後其傳始備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名遷上故老卒吏而後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令觀之死與張段同一善道而閣下同其鄉覩其儀詳其事比愈之得於他人者實相倍蓰後有遷

其人者包羅古今成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徵諸是傳豈不賢於徵荆軻韓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邪　教授黎擴與柯憲使

遲書

洪武末觀為尚寶卿聞靖難之師已渡淮奉命起上游之兵以入援兵至湖州府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哭于江上謂其友柯暹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暹招魂塟之江上越明日其家僮自京兆來言執政大人有觀望欲推戴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黄尚寶已赴上遊起

兵矣因命執其妻女配象奴象奴叱其妻出金銀釵釧之類持之市酒肴欲供合歡之費其妻俟象奴出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柯暹為之作傳載其事甚詳柯之子天順中為湖屬縣知縣予嘗詢觀死事其言皆同索其文則不肯出黄觀元待制黄㝷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女婦之死節者多矣然未有若黄觀妻女之烈也豈可使之泯滅耶 並何司寇喬新回尹直書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冢宰

及黄觀死事見示但謂觀為尚寶卿與予所考池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觀之妻女亦投秦淮而没則與何公謂赴淮清橋下死不同然秦淮淮清同一汨羅之水耳盖不足辨至謂尚寶卿豈觀嘗歴官尚寶而人呼之熟邪觀自洪武二十四年殿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之員當以侍中為是惜柯之傳不載於志豈柯欲為之傳而未果抑已為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肯出耶

尹直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春元殿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奉詔徵兵兵未入援世已變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維妻與女果不苟生遽率十口投死淮清身隨家殞上友屈平負節烈義今古同稱孰紀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知縣顔公言行録　　尹直

顔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

顔氏為廬陵詩書家胄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螂城為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洗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也伯瑋素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

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軟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郤彦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為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瓌既為人臣于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

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自經子有為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為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道其故伯瑋於予為同郡沛於徐為屬邑予家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於兄弟睦於族婣鄉鄙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為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

聞及為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　奉政中士徐州判官晏璧撰墓銘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不

出時惟一子在側伯瑋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拜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與伯瑋有故過沛悼之情見於辭焉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佳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弔孤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淚空垂 楊士奇挽詩

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壠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

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劉球和韻

知縣顔公墓在沛邑南關公名瓌素以學行稱洪武末由明經授知縣民悅其政太宗靖難之兵壓境伯瑋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斂瘞焉歲久塜平人莫能知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廵教至邑詢於致仕戶部主事孟式得其瘞處乃令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 彭勗撰墓記

尹直賛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顔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矢死無二力屈援絶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

例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竒史

王府紀善周公言行録　尹直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歴官王府紀善卒年四十有九

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遊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立縣訓導陛辭太祖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頓首對曰年四十

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帝善之擢為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出巡漢北渡黃河歷太行東北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弔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覩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放襟懷盪滌思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遽成七言四韻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三代及近世貞烈死節

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文十餘卷並梁潛撰行狀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

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
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
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
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
一無所問
是修内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
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
卜之説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綿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駜皆知名當世

是修之學雖一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並楊士奇撰傳

尹直贊曰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竟行其志彼背主全軀保妻子方藉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修之素守食禄盡

心大哉文皇之卹旹嗚呼舍生取義是修有以

重修修撰王公墓記　　周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臺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文皇帝南廵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嘗自為賛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纒肥甘空在案

對之不能譏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詔治奸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耳迺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瘞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収瘞之葢原采同希年臺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為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為文

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遥致觴奠神其来歆盖原采嘗薦楊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别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初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首以特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度江郡人皆出走

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此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修治其墓並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臣子不為諱而表彰之非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於太

宗朝其忠於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日月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鑱諸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二

明名臣琬琰録卷十三

明 徐紘 撰

梁用之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車駕廵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宫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

里吏庶萌異志者内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聖明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令㫖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名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户事連賛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

未悉陳千户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晃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潜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潜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任南唐為徵仕郎徙令泰和又十七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黄州府
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宗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
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彦卿彦卿生不
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
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
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陳氏仲述入則浸漬不移
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磨無虚日故所得率出其
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

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有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寛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畧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

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一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一如父敬恭命令惟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太祖皇帝實録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事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

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二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文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名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是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北京駲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

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竒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賔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爽闓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徳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張朱之學壯而益探其微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

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其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歡好如初馬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䆟揖榆皆知務學果䆟皆舉鄉貢未升孫男幾闕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

有深於予哉故其葬也宜予銘而予銘之亦豈出於私哉銘曰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曹曹為善罔祐顏短蹠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忘

前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

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户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十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潤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

洪武二十二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二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榜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語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

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
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
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
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
必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
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
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
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

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厎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令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令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氏呂氏鄉約及令義門鄭氏家範布

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徂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勑有司以時整葺寛之歲月守之里胥額設弓手課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

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
阜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
御史蓋以繁劇 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
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
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
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 公曰朕於爾義則
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来朝朕大

用爾遂侍文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洲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勑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

不聽遂名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册仁宗皇帝為
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
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初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
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
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拔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
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方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
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

資殮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從期為中書舍人
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
四歲兩賛外藩皆席未煖初脩高皇帝實録及永樂大
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
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
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
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閎曠不屑意細故而

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撃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

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戅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有曰寧為有玷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于徙所次禎亮孫男

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山閣其三出廬陵公與明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蝨寧見損于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没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涯之渼

少詹事鄒公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卒於官公之先自檇李徙錢塘世蓄德不仕考壽之愽學有志遭元季亦晦迹不出公諱濟字汝舟蚤喪父事母以孝稱天資頴敏好學強記稍長游縣庠才識為同輩所服先生君子多重之餘杭令聘佐教縣學遂奉母徙家焉而毅然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學一新學舍自令丞以下皆嚴敬之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又陞國子助教一時國學之為師者皆樂與交為弟子者多樂就

其幕下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府學用薦者陞平度知州階奉訓大夫廉簡寛厚吏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林脩撰李貫舉脩實錄官事撫要井井有章書成賜紗衣一襲幣表裏各四白金五十兩陞禮部儀制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時朝廷祭祀册拜慶賞及儀物制度徵舊章參古典蓋部一資於公詔脩永樂大典以五人總裁而公預焉安南拒命詔大將軍帥師征之擇朝臣有文學者往司奏記公

承命以行軍事多所助益安南平踰年餘黨復貳王師再出公亦繼往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務持大體而簡重寬平以率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坐累左遷吏部郎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奉令旨按皇孫經明於啟迪滿秩陞詹事府少詹事階中順大夫公為人和易坦夷不見崖岸於物無所迕自命卿下至武人庸隷皆樂親之其學長春秋為文章不煩思索舉筆率就所居號頤菴客至必具

酒相與傾洽遇朋徒之會山水之游輙欣然從之不以事廢兼嗜老釋之書旁通深造雖其徒尊宿者鮮或過之葢春秋六十有八而卒娶袁氏繼薛氏子男二本幹孫男一炳公雖歷事三十餘年數更顯任而歿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而已余與公同為史官時往還後春坊同寮又十餘年相與益厚于是本幹將奉公之喪歸葬餘杭以左司直郎金寔所為事蹟請銘義不可辭為敘而銘之銘曰縈公之興自儒師詵詵執業超皐

比表植模範懸著龜陡于上庠閎厥施細書石室登金閨討論五禮宗伯資叅賛戎幙文翰馳旬宣出佐南海涯宫坊入侍騰龍輝倚公歷試罔不宜劘觚削畦和以夷有不謂公規入矩盍視公履誰疾疵天目之趾公全歸後欲考德徵銘詩子幹歷官至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王公景彰墓碑銘　　陳璉

翰林院學士王公卒之十有五年其子應天府儒學訓導貫始具事狀來請曰先君棄世時貫兄弟俱幼不及

請銘當世立言君子今墓木已拱墓道之石未有刻詞
罔以昭于幽潛倘畀一言銘之存歿知感也予記洪武
季年助教國子公居翰林獲接緒論啟廸良久公自捐
館思之弗置今有貫之請烏得以不腆之文辭乎按狀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為括蒼松楊人唐
察使明之後代有聞人宋南渡以從龍功得官者十有
三人遂為大族七世祖利政高州助教六世祖祖光大
理評事越二世諱宗儒仕至國子祭酒者曾大父也諱

可仕卓有學行鄉邑推尊者大父也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説期于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為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斗箕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

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懐遠教諭時
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棘建學官講明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亹亹無倦士子多有成就上于
天官考為九州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聞訃哀號
頫絶復甦凡治喪悉從古制服除有旨徵天下惇學之
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訪以至道日直翰
林隨班朝見錫晏西序製王朝覲儀改賜藩本書作樂
章與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

知州發其素蘊以施於政寛而平明而恕不為淺功近利民皆安之復脩學宫建壇壝勸農桑均賦役得新籍戸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于策命覆檢山東諸司牘奏日給食大官亾何授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與右布政使韓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祗若以承流宣化為已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癉百司肅然上下虛心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税粮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

謫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簞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者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思朝廷聲教溢于前代撰鐃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叙聖德以潤色鴻業以為碑銘記序雜文又若干卷洪武季年召回入翰林會太夫人項卒守制于家服闋回京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學士階奉政大夫居清華之地掌綸綍之命日承顧問寵眷益隆及脩太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

典復為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清文武官貼黄舉有
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為得人其年以疾終于官
奚江寧鳳樓鄉之原元至元丙子四月十五其生之辰
永樂戊子七月十三其卒之日享年七十三配毛氏先
卒繼李氏丈夫子五曰宏曰荆先卒曰誠曰信克承其
家曰貫癸卯貢士洪惟國家撫有萬方民物康阜宜有
博學耆俊之士詠歌德業以賁飾一代之盛而公奮由
科第累官藩臣雖暫屈復伸從躋翰死用能以弘才碩

學典司帝製黼黻皇猷潤色鴻業為當代偉人究其平
生克孝輸忠服仁履義宜享百齡乃七袠有三而止邪
其文章為當世所重在翰林為玉堂稿在黔中有南詔
稿藏于家既叙其事復係以銘銘曰有偉王公觀察之
裔自唐迄宋代有祿位宗支蕃碩蔚為名宗詩禮相承
文學是崇國家龍興顯用儒術公由科第儲然而出首
振文鐸尋部郡符教化肇興卓有令譽養痾未幾應詔
而起出叅大藩政聲赫煒青蠅興謗白璧奚傷謫居黔

中不易厥常受知元戎縉紳加禮文章愈竒志節益厲恭承召命萬里向京預職纂脩彌光以亨曽未幾時榮陞院長寵遇日隆士類敬仰論思獻納期竭厥忠胡不憖遺翛然告終鳳棲之原是為玄宅墓石有辭適者必式

左侍郎劉公墓誌銘　　胡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廼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

人後從鄞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氏王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於世初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叱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幙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壕民苦之欲為變文忠檄之不聽遂怒欲臨以

兵公請往喻以大義俊即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既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歛瘞之任昊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八懷金入城遇二卒掴其金與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為廣湖道監察御史臨江同知陳斌受賕歿銀工盗金皆坐死公為辨之得

減死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命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戴者往往因日暮行刼行旅患之公嚴為禁盜遂息郡中瀕江田八十餘頃歳久淪沒仍責賦於民公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於塞甃石作壩脩閘門順水勢

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脩築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旣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江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頼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脩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襲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泥溢九江郡水瀕江之田皆澇飢民為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為

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飢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粮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為北京行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遣官督醫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毗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八孫祚奉柩歸葬文星

門下閤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氏中書叅政嘉納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蚤卒女三人孫三人祚祺禧予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為人直諒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已銘曰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恩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禩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神道碑　楊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之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德善

勲業聲名為世貽監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有位宜紀述公之神道公
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
芳洲妣曾氏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彭氏考竹亭先
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
先也公天資瓌偉襟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
㞕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為文章浩大如也常從安成劉
雲章受易經晝得其藴諸父啟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

由庾嶺過蒼梧憩桂林及啟翁改知崇慶乃浮洞庭遡三峽至西蜀復來游京師足跡半天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大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意益恢弘文思益閎逺鄉里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為不可及其文學也公字學深得晉人書法若陰陽地理醫卜方外之書悉得其要又餘事焉公性至孝家居時母陳夫人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後及繼母疾以官守不及親侍抱恨終身啟翁罷歸無子公躬養之終

身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有恩意其接人以誠意未嘗言人過失自奉儉約義所當存恤者不計其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者無不敬愛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其躬行之實也洪武壬戌朝廷聘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太宗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藴時天下應詔者五百餘人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命公次第其餘上以為公論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知縣

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還吏部請改官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工部尚書趙俊特為上意所眷注欲公與之講學公初不知之也既莅事俊廼諭上意如此未幾遭父喪去以家故滯於謁選坐是謫慶者十年戊寅膺薦瓊州知州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肇慶其遭際歷履也為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興革之故上言振究滯恤孤寡防海寇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呂塘廢渠灌東洋口皆切時務其移瓊州父老聞之喜曰

是先廵按雷州王公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奏崖州黎叛請兵勦之公適至謂曰此但黎人讐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任其事乃遣廉吏往察之已而果如公言黎得免其兵諸洞咸服凡令下趨承無後者瓊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承其乏橫斂之公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頑之徒憚公嚴明陰擿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其擾多亾生黎中公諭以理訟

日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由是郡中無事乃脩學政新廟宇學者興起為南最郡中嘗大旱父老巫祝禱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然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郡大熟及去官送者十餘里既去而思之不忘其政績也改肇慶時年七十有五以疾卒於京師永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克相君子為中族表儀繼蕭氏子二人長信仲直由翰林歷官拜吏部尚書女一孫男八人稹國

子慱士棣燧种矩稹稚穆女三人詩文遺稿千餘篇公卒時直以翰林脩撰偕其兄奉喪南還是年十月某日葬泰和千秋鄉新山原越五年原中有泉出乃以壬戌十月某日改葬雲亭鄉之聶家山直屬余神道碑文余以不敏辭重惟旨嘗得拜公其儀刑至今在目義不可辭為之銘曰詩書世澤廊廟器宜鄉宜相普厥施乃臨南服司憲紀乃分虎符專郡治所至故治治民心在我有餘克攸濟矧惟利器恒歛鋭天之福善庸有既不盈

其躬於其類思典駢蕃褒所自龍光自天燭幽霆谷可稜兮山可礪允矣我銘貽永世

明名臣琬琰錄卷十三